宋學士全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學士全集

(五)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博學之氣。故體物瀏亮。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援筆立就。不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輕重。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遊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餐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

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撫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詩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淩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敍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方域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

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霰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册。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卯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遺。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踈。不足副公之望。況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衞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葉。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

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邾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肇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慓鷙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温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貍孟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搴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奥藴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濤起阜湧飄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

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媚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首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弘。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覘。因即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於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

矣。況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卽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有道之朝。恭承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尙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册。以見與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士鉶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可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於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暐。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旣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穀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於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烱、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

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畀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慨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聲玉鳴。庳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立。而翁卒終於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

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其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祲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淳博矣乎何以見之施於朝廷則有詔誥册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瀰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辭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煜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

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眞，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敍，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傴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庸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是數者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施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

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册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旣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眷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旣久。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尙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彝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彝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彝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

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慴。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彝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尙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徵。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來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彝仲言哉。彝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彝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彝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餙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鄧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曠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灡。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如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

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蔕。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律己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梱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駭。駘恨劣。逸驥難攀。雖辛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毋。減裂而耨。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爲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尚遷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吳維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濕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鹵簿。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

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濰州。與濂肯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元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細綠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恒者。一圃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

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掇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智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概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躋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巵匜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鞘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實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爲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爲十卷來徵濂爲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闡奧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詘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

景膠杜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臺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臺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貴其躬朝。蠻徼始敢爲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人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於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卽位。其國主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仍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烜有請於朝。復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烜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卻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人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荒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杏庭摘稿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肝肺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才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爲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自衒鬻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邪。濂方將謄寘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若干首。鋟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炅。祖字濟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

於詩者不書。

白實臺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卽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卽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册。時出而諷詠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

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卽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稾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尙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守齋類稾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爲能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卽善屬文郡博士兪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關卻掃嘯然歎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他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蕊堪把玩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

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一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名謂之守齋類稾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覈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歿。敕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味梅齋稾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上。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癃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

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稾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清嘯後稾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歷仕塗綽著聲譽粤自戎幙至蹐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稾前稾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稾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麤者流於确犖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歎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自漢魏至於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

闕其闡奥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邃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爲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眞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亟。君亟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柏眞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元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卽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

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蠹。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眞。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纘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復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大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元。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

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劵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殪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烏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産。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

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禦之。雨作而蝗殪。勑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眞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眞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眞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踴躍出者三。雷電晦冥。纔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太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元。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元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法

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圮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夭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裨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皁隸者。有不免焉。其視元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翕。翕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慤。怒

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唯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解。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爲。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爲。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爲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邦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於册。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於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於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癃殘者相養。祭酺

相召。昏嫁喪灾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爲也。而人咸莫能爲。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爲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余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弟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修其遺文甚完。譜固睦俗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弟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爲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漫。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擊。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常儆而懲之。思明出片言。理謫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疽臥道。周氣奄奄欲絕。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

後者。瑩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于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爲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來請曰。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爲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見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修。皆無以示遠。爰輯爲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儻畀矜之。冠以序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爲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邪。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爲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修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爲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宣之所爲歟。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爲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册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哀。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散騎常侍畯。皆仕於吳。畯生宣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胤。胤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璨。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奭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元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蔚爲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璉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爲家乘二卷。一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爲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先生事略。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第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爲一音者。似爲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爲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

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襲氏冒姓之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璉也爲斯而懼。惓惓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爲辨析。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璉字士連。嘗從予學經。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爲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珍。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尉濟。濟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塤。塤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有二。雖不與仕籍而能修明禮義。蔚爲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廷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略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殷武也。汝陽爲北祖。至四世孫司空舊遂相宣宗。武進爲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瀕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爲最盛。一門之內。惇禮樂而說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會集。雅歌投壺。酬暢淋漓。閒閒然和洽。亹亹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

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或至於廢絕宗裔即不絕亦降於皁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藎奏疏剴切凜乎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怠詳譜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宗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册猶可髣髴見其遺意若鎮之爲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襲藏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戶部侍郎中□□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縈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玭浩生三子琛玭璞其子孫析爲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玭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監利玭之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黃庭堅魏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孝義之黃氏實出於玭玭之季弟玭有子曰瞻以策干南唐用爲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玭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玭之冢子惠自雙井遷於剡尋從剡遷今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於鄉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其妻

仁壽縣君劉氏斥嫁貲以規義田均給姻族故其三子十孫多躋膴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朝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罄家藏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人汝楫生八子開閎閣同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而聞與閶亦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己丑之科閶復占特奏名終荔浦丞闡補官將仕郎閎修職郎兄弟一時榮貴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祿食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於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爰輯舊譜而續爲新圖釐爲若干卷而徵予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駘封於汾川而其後爲沈姒蓐黃諸國爲晉所滅皆以黃爲氏今去唐虞以前殊爲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止江夏而已若櫟陽若安定房陵若漢東上谷譙郡如此之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孝義之譜以鍾爲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昆季爲其子豐城之譜則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魯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聚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知分寧縣瞻實生玨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爲甚邇其事宜可徵何爲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無官以澄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游遷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珪曰琳豈亦縈

之從孫耶。竊意縈之兄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爲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思文。羣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火之後。廢亡略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博洽。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愼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記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於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於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他族矣。宜其譜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忘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修譜之爲難。而修其身之爲難。譜或不修。其爲患小。身或不修。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禴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

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修身愼行宜昭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序也余故樂爲之言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且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嬴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論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於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

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尙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愼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毅乎其名誠顯於當世而著於方册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鄣卽春秋所書齊人降鄣是也今密州有古鄣城實其故地鄣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爲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姒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爲章仇氏者亦不知漢章弇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鄣自爲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尙書昺永嘉初出守於泉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琅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投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寯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敷蕃布於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鎭邊陲後先顯者殆以百餘計蔚爲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漸至於不可考重之十六世孫溢深爲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旁行爲圖條

列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撫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昭爛。不愆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考質。難可類分。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爲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濂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祕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爲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不得不憮然而增嘅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濂與溢游者久。雖不能文。謹爲稽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圖譜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字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楨爲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卽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爲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香突。遷冀南朱虛。叔子曰炅奘。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炔奘。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紀載。或謂睦與桂同音而出睢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衞尉昏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卿。任南唐爲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

功於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與國之永與。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逮我國朝德稱以明經爲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鄞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爲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子中書舍人愼徵予序之。愼嘗從予學。因爲撮其樞要冠於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漈鄭漁仲著爲通志。其中二十略。惟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爲墨。牛金之子亦因避害而易爲牟。漁仲謹識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予故特書桂之所出爲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尙思有以謹其傳焉。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世正楷異。未必其畫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傳會。殊不知隸書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因并及之。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爲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爲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望於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簒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度天下必大亂。卽避去歙之東鄉。因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濟、儲、儼。濟關內侯。行南部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頤眞。太守周敞舉爲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兼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下郊竹上意。欲鴆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爲仙翁云。仙翁生三子。纘之、弘之、觀之。

一云靚洪觀。蓋傳聞之異辭爾。子孫分爲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續之之後。則嚴衢婺越。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觀之之後。則莆田、九江、滁陽。至今繁盛。纘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爲散騎常侍。生南昌令倫。倫生隋祕書郎祚。祚生大中大夫伸。伸生唐太子中舍孚。孚生右衞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遂。遂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生三子堂。常褚。褚宣威將軍。堂永陽令。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勵。道勵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輿、令安、令保。令輿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赦。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懋、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鑒。漢御史中丞生刑部尚書。景漢生四子。宗寀、宰、宥。宗浙東觀察推官。生三子。永珍、永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浚、可瑾、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鼎。鼎生玄英。處士千。千字雄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子。翼。嚴。翼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景先。述生三子。景先。景珍。景珣。傳景先生二子。彥超。彥安。景珍生三子。彥誠。彥暉。彥瓊。復自越還居睦。景珣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承招。自彥超而下號爲九房。諸孫復布列於浙河之東。多仕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者。曰二四府君。雖宗之述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君乂卜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其族漸大。讀書爲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居。若臨海之鮫峯。天台之龜峯。寧海之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毀於兵。今皆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爲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略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疎而悉悉

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儒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膺郡寄者在在而是比則闕寥罕聞近世遂指爲希姓然據新定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爲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爲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爲睦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爲元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涪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元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所疑者故予爲稽玄英也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略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爲嚴之涪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眞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人又按祕書省正字方蠙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爲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爲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儕娶司空謝安女次卽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卽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

曰婁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儕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覿。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爲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覿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爲江南望族。而元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閱勾吳譜。其禰元英第三世諱述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侯城。因據之爲正。且爲牽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琡始遷。琡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觀之裔。因爲元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茲序者有疑而不釋。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爲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爲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位序。至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爲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孫某。爲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卽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統生四子。曰叔啓、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

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曰吾世爲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遁藏重山密林中詭葉爲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亡二親能自表見於世國朝皇慶延祐間大官辟爲興國武昌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恒皆業於儒初馬氏強盛時析爲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盡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於廟及祖父諸塋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爲葉吾耄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鳶紳先生文以昭之吾死目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於兵晉挈恒孑孑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間過濂道事欷歔以泣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襲致久而不能革者況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墨台氏辟難而改爲墨又改爲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於時終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爲牢又改爲寮寮氏名點者乃能請於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寬而有取於點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玉早夜兢兢卒能復百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夫孝者非以傳龜襲紫爲也非以玉帛充物爲也明其宗脈不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鄫人以莒爲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氏其可以爲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爲文以昭晉之美乎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遽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於海。獨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爲子。且爲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皇朝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聖恩如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上曰。朕爲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於今日。愼毋忘之。傑於是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夕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濂以未暇爲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來迫曰。傑有微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衞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爲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朱。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爲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早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於朝。復姓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鄒之

德哉。聖皇之言卽天也。愼毋忘之。愼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芳册。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序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屑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閒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閽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浮沈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己任。會海內不靜。羣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讙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欿然每以爲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翼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晝省長棘。儼乎其

雄邃。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狷。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狷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璽輿時幸而勅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歷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滿盧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

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淩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棄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遷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狉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竝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委任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爲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

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舉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强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朝御天區宇敉寧文化洽熙罔間內外聖天子猶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材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視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猶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清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以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其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

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氈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爲維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於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爲之傅。命既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俯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克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卽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閤。李君之行。淩治

其城隍經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覩勳績之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於成功自賢傳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勗之哉濂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衞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早趨朝已卽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卽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衞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朝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民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衞寘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

其所以重乎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惟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裘。慮爾餒也。俾來終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賚爾馬。若弓。爾其寧哉。臣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挏馬湩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爲聲詩。以洩生平磊塊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爲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爲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愼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襄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決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鬬爭。以故絃歌比屋。

而囿固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兼能撫輯創殘之民飭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隣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饑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內之借寇恂蟻蚤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

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寃天爲垂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攷也欽惟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卽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勑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

承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爲廬。結雲以爲衣。菜有葅。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爲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卽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爲尤邇。將騎驢走鈐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嫂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

暨地在嶅之東南僅數舍卽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士著民往往淩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卽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鬱往之久亦相與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淒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滸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卽去既去矣或貿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

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尙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眞。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烟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淸濬。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淸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

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恆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卽棄去。爲廢舉之術。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奇贏。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奪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卽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襆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爲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偪蹙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蹙額斂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昃。景清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沈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嘿始能去。日以爲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間歸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懲而不變。學愈勤而不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爲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爲公爲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諜訴。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愼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驤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脩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修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驤然應命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略。悉補足爲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

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奬。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祿。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疴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修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眞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

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熹液令飲之。大汗而愈。楮槩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朕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温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炙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日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衞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温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温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恆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訾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爲。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祕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

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爲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沈疴豁然如洗。或欲薦爲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爲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余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眞遊之士。覬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三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祕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爲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眞人又咸爲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寶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效。極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契。復陽祕而陰洩之。

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元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淩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爲還樸。爲人沈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於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温。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衒。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絅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

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呫呫以自衒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寘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序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焉釋者曰婣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酬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鋒鏑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眞主以爲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肯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敍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翛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

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嫗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峯森列如書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巖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嫗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於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於上宜各旋歸歸卽遣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閩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教令還閩詣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

也。能知變化。則轍遷轢固。蹴蔡徼韓。燔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竅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勿失。氣或我梏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斟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泠者也。顧不韙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爲贈。

送黃贊禮澈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羣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澈之。臣於浙、鄂、齊、汴、暨於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陛辭。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恆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愼。況職在奉常乎。己盡其職猶難。況欲澈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

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勑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温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爲淵靜遭際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涖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潘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昊天嵗祀於上下齋祓一心凝神於恍惚之中如將見之羣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致鴻休涖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烏翔飛和氣充牣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德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羣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承上訓壇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芬芬庭燎有煇神靈洋洋昭格於上則夫藩釐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知之歸告於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

七十。跪而奏曰。博士臣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待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詣丹闕以謝。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復問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曰。卿誠耄矣。歸養於家爲宜。俶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爲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首簡授濂爲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爲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爲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於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爲孝弟忠信之行。出爲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傚賀季眞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耄矣。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序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焯勤。

官休垂烈。媲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媺弟也。穎標比柏。茂質方瓊。苞韞三靈之秀。漱濯六藝之府。發爲葩藻。思倣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綰貳車之綬。僉偉右輔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盟杜若。來游建業。光映鷹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冲襟孚洽。清聞流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鮫人之春綃。擷鸞女之秋綺。五色爭燦。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留旌。夜光陸離於行橐。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謠。用相驪駒之唱。其詩曰。白鴈響遙階。丹葉蝕山樊。繁霜一何膠。蕭晨孕嚴寒。激中方成紆。別遠良獨難。江筵有笙匏。織簧扇微翰。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翠瑯玕。刻作雙松柏。持之綴君鞶。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保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攜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

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卽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劬簡編。慮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舉授餼。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册。力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尙書劉公伯溫。爲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爲韻。賦詩餞之。請予爲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己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歷中外。

涉歷礧砢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爲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託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游。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爲序其事。復總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曦陽麗層霄。青芝吐芬葍。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勳。解一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鬘。謝卻山中雲。遑遑贊王業。解二矧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摛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解三鶴汀接清煦。蕙幌怯新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解四一從離巖扃十年服官政。炙燈竹素間。無一非龜鏡。解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解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遺匣中藏。解七一彈澆風滔。再彈民生足。衆生藿蘧中。行見翹松獨。解八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處前竹。迎風自相倚。解九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解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歷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於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皇化。遣使稱臣。帝嘉其嚮慕之誠。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爲王使者齎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熞。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於朝。請嗣厥位。帝帥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

問良久。皇情盡然傷悼。退而歎曰。日煃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感動。卽日翰林編修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讬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嗚呼。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南爲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爲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煒燿鏗鏘。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爲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宣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爲之序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

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簞糧而馳驁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輩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皐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悌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卽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曠疾。雖麤通文史。誠不足以塞之。敢辭。丞相

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天末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峩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嚅鄉學之懿溯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徵析如纚絲訓考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陽春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縱有遺漏十四朝之行事亦頗

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睿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然。形骸弗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為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暌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唯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賈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羣猶。一鼓吻。一投足。輒與

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慨。今我聖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愼。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明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於家。於黨於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

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宮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又曰孺嚫經腴朝夕不自鬆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於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涖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爲難非藏髓以接肌盡鉤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馬蠶析理義之精微粉墨

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棄以自持。斂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衿佩登集。楊徽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馳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俟服推尊。斜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慚。秋髮盈簪。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鼎鐘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闓朗。炙燈論道。大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詞。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有菀者柳。生於河麋。折以送子。而與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徵。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遙遙北藩。在燕之墟。士俗勁悍。柔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

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嘗負笈曳履。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謦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怡。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王文悶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輿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

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撫有天下今一紀。凡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伎。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士沈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

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於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煇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